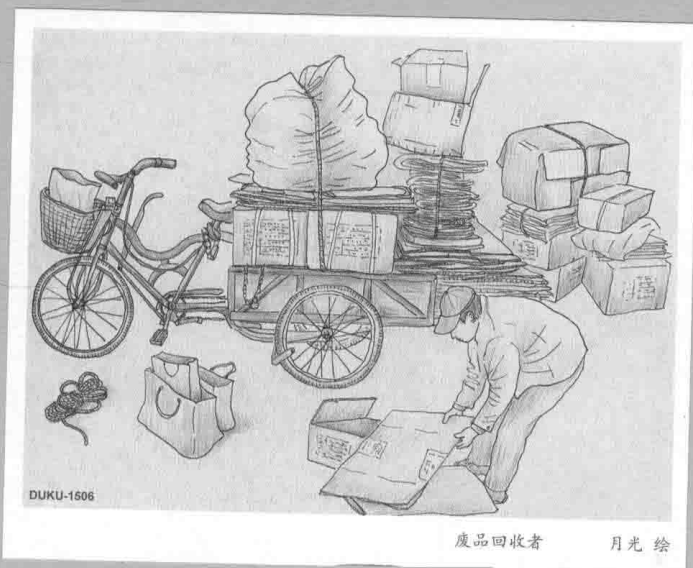


DUKU

读
库

1506



废品回收者 月光 绘

DUKU1506
2015.11.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读库.1506/张立宪主编.—北京:新星出版社,2015.11

ISBN 978-7-5133-1947-8

I.①读… II.①张… III.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IV.①I217.6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52473号

读库1506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谢刚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址:www.newstarpress.com

电话:010-88310888

传真:010-65270449

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经销电话:010-80897213

官方网站:www.duku.cn

邮购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邮局67号信箱 100036

印刷:北京尚唐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本:645mm×925mm 1/16

印张:20

版次:2015年11月第一版 2015年11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133-1947-8

定价:30.00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占领圣保罗”

- 1-47 “占领圣保罗” 张 玥
- 48-98 “新世纪万有文库”日记 俞晓群
- 99-112 在德黑兰读莎士比亚 斯蒂芬·格林布拉特
- 113-159 明星与素琴（下） 云从龙
- 160-215 拉撒路之池 洪 韵
- 216-272 恋爱中的沈从文 赵 瑜
- 273-294 铁翼雄风 徐 辰
- 295-317 三人行 王 鹤

“占领圣保罗”

张 明

无房者有组织地占领城市中的闲置楼房并在里面居住。

2013年5月24日，我乘上了从芝加哥飞往圣保罗的飞机。邻座是两个二十多岁的巴西姑娘，她们是姐妹俩，刚在美国度完假。得知这是我第一次去巴西，姐妹俩十分热情地向我介绍她们的国家，从传统的街头小吃到富含热带雨林植物精华的护肤品，一路上向我提供了全方位的巴西生活资讯。到了圣保罗机场，她们的父母来接机，这是一对很友善的医生夫妇，经营着自己的一家私人诊所。与我素不相识的一家人执意开车送我去宾馆。圣保罗很大，我们开了近一个小时才从机场到宾馆。后来我才知道，他们送我并不顺路。在所有我去过的城市里，圣保罗给了我热烈的欢迎。

其中还有一个小插曲。在送我去宾馆的路上，她们的老爸问我有没有男朋友，得知我是单身，老爷子说要把儿子介绍给我。我想这无非是句玩笑话。过了几天，姐妹俩给我打电话，邀请我参加她们父母结婚纪念日的晚餐，在一家传统的巴西烤肉店。我高兴地去赴宴。到餐厅就傻眼了：老爷子真把儿子带来了，而且是两个，还非让我挑一个。

继首次圣保罗之旅后，我又于2013年10月和2015年4月两度来到这

座城市。三次旅行的目的，都是为新书做调研，收集与巴西的城市治理问题相关的资料。调研过程中，最令我感兴趣的是巴西高度不平等的土地与住房分配现状及其对城市所产生的影响。

巴西是世界上土地分配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在这里，约百分之十的人口占有全国将近百分之四十五的土地。截至2000年，约四百八十万的农村家庭没有土地，五百四十万的城市家庭没有住房，这占了城市家庭总数的近百分之十五。与此同时，城市里却有着四百八十万处闲置住房，相当于所有城市住房的十分之一。土地与住房分配的严重不平等，不仅导致了贫民窟在城市中蔓延，还引发了另一种形式更为激烈的抗争：占领城市运动——无房者有组织地占领城市中的闲置楼房并在里面居住。圣保罗，这座巴西人口最多且最为富有的城市，是占领运动的发源地。从九十年代初至今，圣保罗市中心已有一百五十多座大楼被无房者占领，五千多个无房家庭“非法”居住在这些大楼里。

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样，巴西奉行土地私有制，宪法明确规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那么问题随之而来：占领运动是如何组织运作的？它何以在巴西、特别是圣保罗持续了这么长时间，而且声势如此浩大？政府对这一运动的态度如何？透过占领运动这面镜子，我们能看见什么？在圣保罗期间，我围绕占领城市运动，对圣保罗的地方政治与住房政策进行了深度调研，做了大约五十个访谈。访谈对象既有包括圣保罗市长在内的政府官员，也有占领运动的领导人；既有学者与规划师，也有居无定所的老百姓。在占领运动领导人的邀请下，我得以进入五座被占领的大楼，看到了这个运动鲜为人知的内部世界。

最不平等的土地分配制度

巴西是一个地广人稀的国家，人口约两亿，国土面积八百五十万平方公里。虽然国土辽阔，但巴西的土地占有十分不平等，大部分土地集中在少数土地寡头手中，巴西最富有的百分之二十的人口，占有了全国百分之九十的土地。这些土地的利用率十分低下，百分之六十的耕地

被荒置，大片土地被用来进行令少数人获利的畜牧业，或者用来生产出口农作物。与此同时，上百万的家庭没有耕地，只得从事临时农业工作维持生计。

巴西高度集中的土地分配模式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从1500年开始的葡萄牙殖民时期到1889年结束的巴西帝国，巴西的土地都归王室所有，国王把大面积的土地赏赐给贵族和奴隶主，对土地的占有成为特权阶层权力的标志。同时，由于国土辽阔，国王对土地的实际控制有限，一些土地渐渐被少数不法之徒通过制造假契约等方式霸占，这些人便成了土地寡头。

1888年，巴西废除奴隶制，随后大批欧洲移民来到这里。随着自由劳动者的大规模出现，人们对拥有小面积的私产和建立现代土地市场的呼声越来越高。当时，巴西南部出现了一些拥有小规模土地的自由农民，但其数量十分有限。一方面，1850年通过的《土地法》依然发挥着作用，这一法令对土地的买卖做出了极为苛刻的规定，限制了移民购买土地和房产。另一方面，新生的有产自由农民不断受到大农场主的排挤，这些大农场主希望获得尽可能多的无地自由农民，使其替代奴隶在自己的土地上进行生产，独立农民获得土地并不符合他们的利益。与世界上很多国家不同，巴西从未经历过彻底的土地革命或土地改革，因此，这种高度集中的土地分配模式得以延续下来，成为今天巴西土地分配状况的基础。

二十世纪后半叶，巴西经历了快速的城市化，大批无地农民来到城市。这一时期，政府大力倡导的进口替代战略在城市中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吸纳了相当一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然而，这些工人的收入大都极低，他们没钱在正规的房地产市场上买房或租房。而政府显然应对不力，长期缺少针对低收入家庭的社会住房政策。无房者开始在非法占据的土地上搭建窝棚，逐渐形成大面积的贫民窟。贫民窟里缺少水、电等最基本的市政服务，没有垃圾回收系统和公共卫生设施，而且大多远离公共交通，居民一般处于贫困线以下。从八十年代起，大部分贫民窟逐渐被贩毒集团和黑社会控制，成为暴力与犯罪的温床。整个九十年代，巴西大城市的人口增长率超过了全国的人口增长率，而贫民窟的人

口增长速度则超过了城市的人口增长速度。

除了贫民窟，另一种形式的非正规住房是“科提斯”（cortiços），这是一个葡语词，指巴西一种高密度的出租房，类似中国大城市现在出现的群租房。贫民窟一般在城市边缘地带，而科提斯则深藏于市区内。一些房主把整栋公寓楼出租给房屋中介，中介将每一个公寓分成很多隔间，再把这些小隔间转租给低收入人群。巴西人形象地将这种出租房称为“蜂巢”。虽然隔间的面积非常小，但科提斯的租金其实并不便宜。内部的居住条件十分恶劣，缺乏保温、隔热和通风设施，租户需要共用浴室和厕所。楼内存在着火灾、公共卫生等很多方面的隐患。因为房屋条件不符合政府关于出租房屋的规定，这种转租是非正式的，不受任何法律保护。租户与房屋中介之间一般没有书面合同，租金和租期都是中介说了算。中介单方面中止协议或提高房租的事情屡有发生，租户的权益得不到任何保障。虽然条件如此恶劣，但很多低收入劳动者依然选择住在“蜂巢”里，因为这些出租房屋距他们上班的地点较近，可以省去每日通勤的时间和开销。

最激进的城市权益法案

虽然存在世界上程度最高的土地与住房分配不平等，巴西却有着世界上最激进、以倡导住房分配平等为原则的城市权益法案。这一法律体系的建立始于1988年，当时巴西结束了长达二十一年的军事独裁统治，开启再民主化的历程。在强大的社会运动浪潮推动下，一系列进步而具有前瞻性的法令得以通过。

1988年，巴西通过再民主化后的首部宪法。宪法将“城市的权利”认定为公民的基本人权，并将其写入法律条文。“城市的权利”这一概念由法国思想家列斐伏尔于1968年提出，指的是城市居民在可持续性和社会正义的准则下，所拥有的公平享用城市空间、设施与资源的权利。这不仅是一种个体权利，更是属于所有城市居民、特别是弱势群体的集体权利。继列斐伏尔之后，以美国社会学家大卫·哈维为代表的城

市研究学者对这一概念进行了更为细致和系统的解读，很多城市的市政府、公民社团和国际组织也试图在政策实践中推广这一概念。然而，巴西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将“城市的权利”载入宪法的国家。

除了将“城市的权利”界定为城市发展的基本准则，1988年宪法还提出，城市和建筑物要履行“社会职能”。城市和建筑物的“社会职能”一说，是对私有产权、特别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理念的重大挑战。但宪法中并没有明确解释何为“社会职能”、如何实现“社会职能”——此处的模糊不清恰恰为之后兴起的占领城市运动埋下了伏笔。

同时，宪法规定公民有直接参与城市政策制定的权利。还规定市政府必须定期制定总体规划，作为规范土地产权和管理城市发展的基本法律工具，从而保证城市的“社会职能”得以实现、公民的福祉得到保护。

2001年，巴西国会通过《城市法令》，这是国会内外长达十多年谈判及城市改革运动不懈努力的结果。《城市法令》进一步细化了宪法中与城市有关的条款，将城市的自治权，包括城市发展、管理和建设的权力交给市政府。在土地使用问题上，《城市法令》从根本上明确了城市土地的开发和使用须遵从公平、民主和可持续发展的准则。从法理上，这一规定与长期存在的、以个人主义为原则的土地所有权准则相分离，从而为新的城市土地使用和管理范式奠定了基础。

2003年，巴西历史上第一位“平民总统”卢拉·达席尔瓦带领工党在大选中获胜。在卢拉总统的推动下，联邦政府成立了城市部，专门负责制定和执行与城市治理相关的全国性政策。城市部特别关注住房、城市卫生和公共交通等方面的政策，推动州政府、市政府和工会在这些政策领域的协调与合作，从而推动相关政策的贯彻和执行。针对社会住房政策的长期缺失，城市部于2009年开始实行名为“我的房子，我的生活”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系统地进行社会住房的建设。

经过了近三十年的城市改革运动，巴西以其激进而富有创新精神的城市权益法案闻名于世。然而，法律的制定与执行永远是两回事，制度与观念上的局限往往使得法律的执行面临重重困境。

圣保罗百年变迁

各种社会矛盾往往在人口众多的大城市表现得尤为突出。圣保罗是巴西乃至南半球人口最多的城市，城区人口约一千两百万，都市区人口两千多万，都市区人口相当于巴西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

圣保罗历来是巴西的经济中心。从十九世纪中期到二十世纪上半叶，圣保罗州的咖啡种植业和米纳斯吉拉斯州的乳业是巴西的经济命脉，而圣保罗则是这一经济链条的核心。这两个地区的咖啡种植园主和牧场主的经济势力十分强大，极大地左右了当时的巴西政坛，以至于人们把那一时期的巴西政治称作“咖啡与牛奶政治”。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起，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以金融业为首的服务产业在城市经济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圣保罗依然保持了在农业和工业上的优势地位，与此同时，服务产业迅速崛起。这个城市有着拉丁美洲最大的证券交易所和期货市场，一跃成为拉美金融中心。加上繁荣的信息产业、科技行业、教育业和旅游业，圣保罗的经济总量近几年一直占到巴西国民生产总值的近百分之十三，是巴西最富有的城市。

高度繁荣的经济活动背后是极为严重的贫富分化。有人说，巴西最富有的人和最贫穷的人都居住在圣保罗，这里有三万名百万富翁和三百万赤贫阶层。2011年，圣保罗最富有的百分之十家庭的平均收入是最贫穷的百分之十家庭的三十九倍，可谓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城市之一。以城市交通为例，圣保罗是世界上私人直升飞机保有量第二高的城市，每年起降七万架次，仅次于纽约——为避免交通拥堵或安全隐患，富人们乘着直升飞机上下班。然而，穷人们则要每天花三小时以上乘公共汽车往返于工作地点和住所。

近百年来，圣保罗的城市空间经历了巨大的变迁，这是一座城市不断自我摧毁又自我重建的过程。当然，这种空间形态上的自我否定与更新是局部性的，并非将原有的城市肌理彻底抹去。新的建筑从旧的街道格局中生长出来，新旧交织，复杂多样；同时，作为城市文化载体的传统商业活动一代代传承下来，体现并保持了城市文化在日常生活层面的稳定性。我的朋友菲瑞亚是专门研究圣保罗城市空间与社会文化的人



在圣保罗第二高楼、位于市中心的意大利大厦上俯瞰全城。圣保罗是巴西乃至南半球人口最多的城市，城区人口约一千两百万，都市区人口两千多万，都市区人口相当于巴西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



圣保罗最古老的建筑，位于市中心基也蝶河畔的圣保罗经院，由耶稣会传教士于1554年兴建。这一地区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不断发展、蔓延，成为圣保罗的城市中心区。



圣保罗市中心的大教堂广场。具有浓郁欧洲风格的城市中心区在历史上一度是圣保罗的经济与文化中心，有大量建筑遗产与文化设施，居民也以高收入的上层人士为主。



1969年，圣保罗市政府在市中心修建了一条长约三点五公里的高架公路，以缓解市内交通拥堵。然而，这条公路所带来的噪音污染等问题对老城区内居民的生活造成干扰，进一步加速了高收入阶层逃离市中心。从九十年代初起，市政府规定，每个周日这条高速路对汽车禁行，只允许行人和自行车通行。摄于2015年5月一个周日的上午。



虽然市中心的昔日辉煌已逝，这里仍是圣保罗重要的经济活动中心，全市百分之七十的工作都集中在这里。每个工作日，市中心古老的街道上都是人头攒动。



圣保罗市中心有很多周末集市。我的巴西朋友、专门研究圣保罗市中心社会文化的人类学家菲瑞亚告诉我，这个集市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就在这里了，她小时候经常随母亲来这里买菜。



集市上出售各种调料的摊位。巴西菜很有特色，各地区菜肴的差异性也很大，其中香料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夜幕下的市中心，繁华散去，只剩空荡荡的街道，街头随处可见流浪汉和拾荒者。

类学家，用她的话说，在圣保罗的每一个街角，你都可以看到不同时期城市空间形态的结晶。她向我推荐了一本讲述圣保罗城市变迁史的书，书名就叫作《圣保罗：一个世纪，三座城市》^①。

在种种空间变化中，最为显著的是圣保罗古老的城市中心区的变迁与衰落。圣保罗市中心的历史可追溯到十六世纪中叶。1554年，耶稣会传教士在巴西东南部的基也蝶河畔建立了圣保罗经院，致力于改变当地人的宗教信仰，使他们皈依天主教。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这一地区不断扩大、发展，成为城市中心区。历史上，具有浓郁欧洲风格的市中心一度是圣保罗的经济、文化中心。大量的就业机会与市政服务设施都集中在此，高档剧院、博物馆、餐馆、商店、酒店比比皆是，居民也以高收入的上层人士为主。

这种情况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开始发生变化，主要原因是城市经济重心从市中心向其他地区转移。一些大公司和金融机构陆续搬到了城市的西南部，保利斯塔大街和皮涅鲁斯相继成为新的商业中心。由于经济重心转移，大批高收入的精英阶层搬离了中心区，低收入阶层取而代之，使得市中心的土地和房屋大幅贬值。1969年，圣保罗市政府在市中心修建了一条长约三点五公里的高架公路，以缓解市内交通拥堵，这是当时拉丁美洲最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然而，这条高架公路所带来的噪音等问题，对老城区内居民的生活造成巨大干扰，进一步加速了高收入阶层逃离市中心。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今，市中心的常住人口减少了十分之一。上千座私人所有的酒店、写字楼和公寓楼空了下来，市中心的房屋空置率高达百分之三十。更糟糕的是，很多房主欠了市政府多年的房产税未缴。他们中的很多人在八十年代或2008年的经济危机中破产，既无力补税，也没钱对房产进行修缮与经营。对他们而言，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大楼空着，搁在那里。一些多年空置的大楼拖欠房产税达十五年以上，欠的税额甚至超过了房产本身的价值。今天，行走在圣保罗市中心，就像面对一个没落的贵族。一座座气势恢宏的古典主义建筑被淹没在旧城

^① Benedito Lima de Toledo, *São Paulo: Três Cidades em Um Século*. Cosac Naify, 2004.

区的凋敝中。

虽然昔日辉煌已逝，市中心依然是圣保罗的象征，并在圣保罗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中发挥着重要而独特的作用。整个圣保罗约百分之七十的工作都集中在市中心，主要政府机构、证券交易所和很多大银行的总部依然在此。每个工作日的白天，特别是早晚上下班和午休时间，市中心总是人头攒动。拥挤的大街上既有西装革履的专业人士，也有衣衫褴褛的打工者，还有无照经营的小贩。周末，市中心还有一些历史悠久的集市，热闹非凡。到了夜晚，古老的市中心就空了下来，街头随处可见流浪汉和拾荒者。夜幕下，有的街道甚至成了吸毒者的天堂。

在市中心工作的低收入劳动者中，有的人居住在远离市中心的贫民窟，每天要花几个小时的时间往返于工作地点和住所；有的人租住在市中心拥挤的科提斯中，忍受着恶劣的居住条件和房屋中介的剥削。据统计，贫民窟的居民占了圣保罗人口的百分之二十，约有两百四十万人；而科提斯居民则占了全市人口的百分之五，共有六十万人，其中市中心约有二十万人。圣保罗全市的住房短缺大约是六十万间，收入在贫困线以下的家庭所需房屋占了短缺量的百分之八十。

然而，如果把市中心的空置楼房充分利用上，将提供约十五万套住房，这些住房将安置约四十七万居民，这恰好与过去二十年中圣保罗贫民窟的人口增长数量相当。一边是严峻的住房短缺，另一边是大量的房屋空置。这种极度矛盾的状态使得圣保罗市中心成为一个一触即发的火药桶，最终导致了占领城市运动的出现。

从共和国广场到马尔科尼大街

第一次听说占领城市运动，是2013年5月第一次来圣保罗的时候。那是5月25日，我到达圣保罗的当天下午，卡萝来到我住的位于保利斯塔大街的宾馆找我。三十岁出头的卡萝是圣保罗人，当时是圣保罗大学社会学系的博士后，主修方向是文化政策。我们相识于那年5月初在芝加哥大学的一个关于巴西城市的研讨会。虽是初次见面，我们聊得十分



距共和国广场不远的马尔科尼大街。这是位于市中心的一条商业步行街，两侧店铺林立。



在马尔科尼大街和四月七日大街的交界处被无房者占领的大楼，楼外悬挂的标语旗帜上写着占领这座大楼的组织名称。